

明

語

林

明語林卷七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箴規

高帝嘗怒宋景濂欲誅之高后因卻膳命以齋進上問
故后曰聞誅宋先生聊爲持齋以資冥福上卽馳使赦
之

高祖嘗御西鷹房觀海東青應奉唐肅上應制詩云雪
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卻

可謂本考一
憶當年魏鄭公上覽詩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酬羣籍高帝手書欲爲諸王師教頗嚴毅有勿若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其子顧怒之耶帝威乃霽

仁宗畱守南京時畏讒邪解大紳應制題虎顧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祖覽詩大感悟

胡文穆母喪服闋還朝文帝問民疾苦對曰百姓猶自安惟有司窮治建文餘黨枝牽蔓引波及善良覺殊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楊文貞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疾遂往問之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曰今日豈公過歸時耶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然未嘗不內媿

曹月川以父最佞佛乃作夜行燭一書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父遂悔悟

周恂如

枕

行部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人教諭朱冕進曰

請稍待府中治之公至寓府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
觀瞻所屬因怒傷人有累盛德公悚然謝過

王公度竝與李執中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王抗志寡交

李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爲逐細
民戲狎不自愛李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
耶人兩是之

薛德溫以王振誣陷縛詣西市且斬之有老僕大哭厨
下振問何哭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振心動德溫得

釋

王振矯詔梏李祭酒

時勉

會昌伯孫繼宗雅知祭酒賢

會其生辰太后使內監來上壽伯曰今日宴殊不樂使問故伯曰比歲皆得賢公卿賀國子李先生餽不過方悅然得其辱臨爲幸今方荷校使子席無此安所藉榮內使反報太后讓帝時勉遂釋

林都諫聰爲王文所陷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

澹

不肯

署稱病卧數日景帝遣問對曰老臣無病聞殺林聰驚悸成疾帝立釋聰

景帝初欲易儲將謀之金英殊難爲言謂之曰七月二

日東宮之誕也英對曰陛下誤矣太子之生乃十一月二日也帝嘿然

景泰冊懷愍爲太子尙書楊仲舉煮以邸邸舊人自吳入賀陳僉事祚一見語之曰異哉此行不以諫以賀

成化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一日上內宴伶人戲爲老人部糧以米濕責解戶解戶曰非我之罪船縫之病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上爲之悟

陳白沙就學康齋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康齋手自颺

穀其子從之作厲聲云秀才起居作如此懶惰奚爲于
伊川之門白沙慄然

白沙名重一時英傑皆北面宗之胡叔心居仁獨斥其

禪寓書張東白元祐曰公甫清虛酒脫不屑爲下學而

欲一切虛無以求道妙如以手捉風無所持護道本大
同而日至無而動理本至實而曰致虛立本使人皆不
可曉望以相喻公甫高明應憬然有省又寓書羅一峯
謂公甫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儻侗自大非見此道之
精微實乃莊佛之餘緒聖賢之言平易切實端不如是

張廷祥

元禎

和白沙詩有靜必有動天理實自然苟徒

泥于靜反爲靜所纏我與二氏異正在些子間寄語了
心人素琴姑上絃又謂其門人容彥昭陳秉常曰生安
以下罔不由學學中光明如燭如鏡苟一事未解如燭
被物籠鏡受垢蝕學所以撤籠剝垢正以資之非以害
之也微學則籠無由撤蝕終不磨矣又狂生畧窺影響
便爾叫拍謂得人未有之真樂鄙禮法爲土苴咄簡冊
爲糟粕顛耆老死可憎可愆

黎文僖

淳

門生尹華亭嘗寄以雲布文僖不受責之曰

古之爲令拔葵秣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須着此妖服

瞿副使俊治廣見僚屬有貪墨者則多遺之筭曰此不足君所耶何君庭之多穢也

李西涯致政後楊邃菴一清載酒肴過其懷麓堂爲壽

觴有金卮西涯目屬之曰公近亦有此卮邃菴有慚色自是不敢復用以觴

秦王請陝西良田賄緣中官武宗許之趨閣臣草制楊公廷和蔣公冕引疾不出梁公儲獨承命上草制曰太

祖之令禁益藩封誠慮土地既廣將啟異圖朕念親親
畀地于王慎毋收聚奸人多蓄土馬毋聽姦人謀爲不
軌以危社稷上覽制驚曰寧遽爾耶遂勿與

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爲丈量之法民頗患之劉文恭

鉉

林居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
今那有間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爲罷役

王龍溪

畿

學王良知當下自足羅念菴

洪先

曰注念反

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宜然顧以私欲之盤固血
氣之飛浮而欲從心所發任意而行以存心爲拘逼視

改過爲粘綴薄取善爲擬跡指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
蕩然無歸悍然自恣斯爲病道不淺已而邂逅龍溪龍
溪問何以贈我曰以陽明先生之學惜也速亡未至究
竟公等受煅煉已久證印最明今不能求先生所未至
非先生負公等公等實負先生

陳長公

察

歸里監司歲造公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

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甘也又多吳語刺刺是非
咸遠巡避去

李淑人故事浙江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趙文華俾折

之乃置酒城外山上使人射矢着睥睨曰城易及矢乃
爾奈何淑則令人挾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
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

有年少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監子胡

以元美我徐叔明

原

曰誰使君開輕薄之端爲山人枕

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

王元美意嘗不肯下子瞻一日陳仲醇

繼儒

曰公不及

子瞻者一事子瞻生平不喜作墓志公所撰不下五百
篇較似輸元美憮然

魏莊渠校與呂涇野構云近來學者多病好名之心聽

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

意告之

王岡伯士勛元美子嘗語錢受之先人構弇山園疊石

架峯以堆積爲工吾爲沁園土石竹樹與池水映帶取
空曠自然而已受之笑曰兄殆以爲園喻家學乎岡伯
笑而不答

王都沈迅之入垣省皆上特簡王語沈曰勿言受皇上
特恩者不止我二人當思負上特恩者恐又增此二臣

迅爲悚然迅後以保障鄉里闔門死難

李給諫清賜環北上其族兄喬爲吳相國

姓

甥謂之曰

弟行何以益吾舅清曰祇不爲累曰何累答曰不肖者
躡利則倚同邑相公爲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
以標榜皆累也

棲逸

宋景濂劉伯溫葉琛章三益同赴召出雙溪舟泝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
于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之劉急延入舟中宋疑問

此何人劉曰桐廬徐方舟也四人聞其名躍而起驩甚
酌酒別去後劉數薦起之避居江皋莫知其跡

馬山人不知其名居馬跡山故稱馬山人爲柁工從上
大戰彭蠡賴以濟不受官賞惟日求美酒命光祿給之
一日天寒雪甚醉卧屋角上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
所終

焦先生本高帝故人家江陰之虞門里帝爲天子遂隱
去洪武初徵之甚急先生恐爲有司累間之金陵持雞
酒馳道而入帝與班坐歡飲如微時贈以金五角三帶

取其角者亡何掛帶而去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來訪希顏方在途中枕囊側卧前驅蹴之已知是希顏遂與班荆傾囊以別

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層樓出梅上積書數百卷蕭然塵外道人時時唱清江歌人爲作迴波引和之

錢芹以督府掾謝職歸姚克一善數求見之不得俞貞

木亦見禮于克一克一使吏饋之菜誤致芹所芹受之

吏覺其誤以語貞木貞木曰府公得先生受遺乎先生
賢府公故也其歸報府君吏遂以告克一大喜曰錢先
生許我矣詰旦往謁使吏先芹不可亦不欲庭謁請月
見于澤宮

韓高士

奕

與王仲光友善偕隱于醫姚克一守吳造請

之高士匿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高
士走僂伽山克一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克一太息曰
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

初黃鉞與楊滌子福同學篤志有聲州邑辟賢良滌怨

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畊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鉞曰母恐當詣尹爲言遂說尹罷福

陳亮少懷靜嘿秉摻無競洪永間詔求遺逸郡縣或相推轂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跡明時游戲泉石那便以爵服縈人

王仲光賓高節不仕姚克一枉謁之仲光以手抵門問

汝爲誰對曰姚善乃啟門畱坐及報謁向府門再拜而返善知之急馳追固請之卒不肯曰非公事亦何敢入

仲光旣遭鼎革益晦迹清狂獨居無妻子家貧賣藥自
資嘗以藥黥面皮肘股間皆成瘡痂髮髮短服芒履竹
杖行誦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
靖難師入金川河西傭衣葛衣遯去依莊浪豪魯家爲
傭取值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覆葛衣葛破縷縷不
肯脫夏卽衣新布故葛必覆其上人問不答每聞其吟
哦或哭泣聲有雷都官至識傭欲呼與語傭走避都官
去乃還或問都官都官亦不答

王仲光遁跡西山姚少師以舊訪之謂曰寂寂空山何

日言才一
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補鍋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所至不三日輒去夜嘗
寄宿蕭寺有馬翁亦不知何許人教授童子題詩稱馬
二或馬生或塞馬先生一日補鍋匠忽遇于市相顧愕
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谷中坐語竟日又相持
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

性天遁金華東山披麻戴笠終身不易不言姓名又曰
大呆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尸縣于林木足矣

雪菴和尚居松栢灘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掉灘

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復讀
終卷乃已又不戒酒日注一壺無客至卽拉牧豎與飲
半醢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如是秘迹以死

耶溪樵夫樵會稽日粥二束薪足食則已食已畫詩于
溪沙已則亂其沙人怪之一日從後遽持之得二句曰
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

袁敬所不知其名永樂革除流寓常山松嶺爲人易直
能飲飲酣輒寫淵明五柳傳及詩擲筆悲吟繼之濺泪
常夜宿旅店間人行聲披衣起題詩于壁悲吟達旦江

西一布商曰若吾鄉某編修也敬所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魚不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鼓釣筒問其名不

答

陳海雍隱于清江遯世無悶陳白沙常以易義叩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蓋海雍也白沙往謁適龍潭被簞笠犁于田乃延至家與析疑義白沙旣去龍

潭曰吳子非愛我者

杜淵孝

瓊

學綜今古行有至性每求賢詔下有司首舉

郡守況鐘兩薦皆固辭不就自號鹿冠老人晚居東原
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道遙移日歸而菜羹糲
食怡然自得門人私謚曰淵孝

何廷矩以文行爲學使者所器重見陳白沙卽棄舉業
從之遊會將秋試毅然謝去學使者遣人追之謝曰窮
石疾已在膏肓矣

趙馮太僕罷官里居與農夫耦耕槃跚泥淖中晏然自

足分巡姚祥至其廬彌時耘田遂棄鋤于田畔見之詞色自如祥問生事何寔曰差勝秀才時

長興吳琬隱居蒙山窮經著述而安仁劉尙書麟方守紹興罷官卜築于南坦建業龍按察寬掛冠隱西溪郡人陸御史崑亦在罷于是皆就琬爲主而招太初山人孫一相盟于社稱茗溪五隱而琬爲之長湖南至今以爲雅談

鐵腳道人嘗愛赤腳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孫太初束髮入太白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
山渡汴謁闕里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衿混游貴
賤常以鐵笛霍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載思古豪傑
不得一當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談導引
人疑其仙晚居湖乃嬰婚娶人莫能識

邢用理量居葑門獨處不娶以卜自隱每作一二卦卽
閉肆不與人接苔生坐隅突常不煙其庭可以捕鼠客
有造者多挾鈔以往停午則買食他處復就清談

邢麗文

參量孫

湛然高素絕意婚宦嘗獨居遇雪囊貧

無粟兀坐累日如枯株徐昌穀念之叩門慰問邢方苦吟自若畧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連朝雨徐復往視見屋方三角墊邢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食累夕

閻丘賓用隱于吳市躬耕養親常跨牛行歌人莫測其際

鄭善夫嘗入武夷雁宕陟峻搜冥都忘內顧養疴自遠殆輕人爵一時以靈運叔夜相擬

劉南坦麟歛迹嘉遜蚤參玄論雅慕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爲寫層樓圖遺之命曰神樓楊用復作後神樓

曲南坦常懸置北壁下以自娛

蔣子健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
江進之宰其邑日爲東海冥鴻

宋登春寓荊州買田天鵝池自署鵝池生徐學謨守荆
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纒冠衣皂繒衫報謁踞
上坐疑皆竊罵徐爲授室城中約來看移居屬有參謁
日盱往生健扉卧不内守令人穴垣入生科跣席一橐
徑卧壁下強起之索酒酣別守後坐事廢生裹敗衲爲
道士裝行乞三千里訪之海上

童子鳴以書賈博雅高行見推公卿間韓邦憲守衢過
其家龍邱山隲序布衣兄弟之誼又下教邑樹綽楔左
閣以風在野子鳴固辭

虞原璩隱居不仕温州何文淵時拏小舟造訪辨難商
確一夕久坐不覺夜分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
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韭蔬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
文淵嘗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正亦不容易來也
吳中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穀湯子重王履約履
吉文徵仲室廬靚深嘉禾秀野徵仲寫贈碧梧高士圖

沈石田嗜竹闢水南隙地構宇其中將以千本環植之
未易卒致乃作化竹疏

沈石田嘗以暑月泊舟村落一父老以客舟難之石田
曰我是好人無勞憂恐父老曰六月出門豈是好人石
田慚悚自失

鄭端簡家居角巾布衣每策杖獨往訪故所識與論桑
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
名卿

錢叔寶

穀

築室支硎山下靈霞四封流泉迴繞藝名花

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非其人以一石支門不顧

王永壽家蓄一琴一鶴每客至彈琴鶴婆娑舞階下助
客歡後一日鶴死爲瘞鶴文已無病而卒以琴殉葬

謝憲矍然鶴立葛巾木履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薄
暮而返

孫宗伯承恩與華亭對巷而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

孫閉門深卧而已一日着布袍負暄挾筴讀書其僕竊
語同爲尙書彼車馬填溢相公第鬼莫顧問者公間呼
謂之曰任爾輩他往留我獨處教鬼負去

傅汝舟年二十輒謝諸生其弟汝楫並著才名州縣辟
爲黌宮弟子岸謝不就號卧芝山人

海寧許相卿築室紫雲山中嘗製短簔長笠以二霍自
隨遇佳日披簔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喜與田翁
野叟爲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爲貴人輒投袂而
起

許給事相卿以排擊巨璫引疾不仕故人張璉夏言相
繼枋用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卻之對使者曰我方憫
子勞子不憐我病官豈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

去矣傾子一尊聊酬子意竟不答書

陳羽伯鳳讀書習隱常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山猿得

詩擁膝自吟聲與猿嘯相應

海豐楊太宰巍好奇多雅致官游所歷皆取其卷石以

歸積成小山間時舉酒酬石每一石舉酒一觥亦自飲

也于穀山慎行雅慕其事山園種菊二十餘本當菊盛

開時無共飲者獨造花下呼酒澆之驩焉酬酢徧菊本

二十許亦徑酌酌

吳孺子家故饒資中歲妻子死遂捐產買古書畫癖山

水之勝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哺糜日
買兩錢菜又以樹葉爲羹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
此亦飽逾梁肉

吳介肅

嶽

撫真定時以分宜讖乃移疾屏居南旺湖上

茅屋瘠田僅贍衣食出惟跨一驢或諷其矯答曰與人
非所能辦騎馬則老不能驢實復我矯則吾不知後起
公檄至僕夫白狀方趺坐導引搖首不答已乃下牀取
觀便擲去

陳白雲

昂

隱于詩莆田倭寇攜妻豫章織屨賣卜以食

又由楚入蜀附僧舟傭爨所至其僧輒死後客金陵姚
太守守又死爲人傭詩文里巷慶弔代祝誄易百錢斗
米而自榜片紙扉上無則又賣卜織履佐之閩人林古
度見門榜突入問之一扉之內床席缶竈敗紙退筆錯
處狼籍檢誦之輒反向流涕嗚咽古度以鄉人也時就
餅餌過之張藐山慎言語人曰今入市見賣菜傭皆宜
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在

崑崙山人張詩試順天試士皆自負几筵山人命僮代
之試官不許山人遂拂衣去不復試以詩名豪俊所居

一畝之宅隙間種竹每風雪飄蕭披襟流盼欣然命酌
醉輒跨驢信其所之風雨自如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況其味

邢子愿雅慕張月鹿觀風入吳命駕就訪張方卧病人
榻前慰藉問問所欲張曰老人無嗜唯嗜邱園邢嗟歎
檄縣令贈買山錢

程金家居履不及縣簿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
治五畝從田峻躬督之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
弊焉力二五畝田何倒置也

明語林卷七

明語林卷八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捷悟

高祖方欲刑人而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不祥將以應之伯溫曰頭上血眾字也傳以土得眾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海寧降報至景中丞游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景假閱約一宵還已乃故負約同舍生怒遽訟之祭酒景曰清私橐耳因背誦

徹卷不遺一字問生茫然莫對祭酒咤生及出以書還之曰以子過珍秘聊特相戲耳

徐武功嘗築一堰下木石則若無者因叩一僧僧無答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悟曰僧益言龍有欲也下當有龍穴龍惜其珠惟鐵能融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題謎詩云六經蘊藉已久一劍十年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恐洩天機無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

知否劉瑊一見曰此辛未狀元四字也瑊卽是科榜眼
沐陽伯金忠征闖寇周鼎參幕下有四明章文仲來謁
曰聞幕下周伯器奇才願與之角沐陽出南征百韻詩
朗誦一過兩人各書一通不遺一字

平湖馮汝弼與諸子避倭假宿東園候報因折二字作
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
十去令諸子合之其三子敏效年十五應聲曰是剿寇
二字明日得報大捷

屠長卿東髮操觚睨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常戲

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一章並就
與人對奕口誦詩文書嘗不逮誦

博識

永樂間西域進獨腳異鳥上以問解大紳對曰此名商
羊左肋有肉鼓右肋有肉鐘發鼓則舞考鐘則鳴試之
果然

宣宗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以問三楊不能對時陳繼
官卑在下列出前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爾雅
驗之果然

處士王淮博極羣書嘗與湯公讓

允勅

遇于吳興蕭寺

以辨博相夸詡對語移日不相下及徵青陵臺事各舉其二淮問公讓止此乎復舉其一厯厯口誦無遺公讓歎服語太守岳瞻曰栢原行秘書也

弘治中有熊入西直諸司請備盜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乾清宮災同列問孟春何以知其火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亦先有熊入自南掖州守高世則曰熊于字爲能火子偶憶及不幸而中耳

康德涵殫精麻數尤妙刀圭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往

往輒驗惟薄博奕不爲

楊用修登第時楊三南疏三事詞之皆生平所未了用修從容酬對本末融貫三南歎曰真才子

武廟一日閱文獻通考問天文注張爲何星欽天監悉莫能對遣內使問翰林楊用修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釋注爲喙鳥喙也南方諸鳥七宿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注張漢書柳爲鳥喙因取二書示內使以復同館同館歎服

泰陵一日遣中涓問李西涯龍生九子其名狀云何涯

以詢編修羅屺屺疏以對一曰囚牛好音以飾胡琴二
曰睚眦好殺以飾刀首三曰嘲風好險以置殿角四曰
蒲牢好鳴以刻鐘鈕五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也
六曰霸下好負重今以負碑七曰狂狴好觸邪今畫獄
門八曰鬩廩今以鏤碑緣九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是
也

唐應德于學無所不窺天文樂律兵刑地志以迄弧矢
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棒靡不精心扣擊究極原委

豪爽

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增一爵曰
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氏不同

方正學嘗以月夜同客登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
古竟夕不眠顧謂客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
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
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

孫襄敏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元季丁復夏
煜以詩名公遊兩人間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與煜對飲
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

四隣

永樂中交趾入貢使言飲量絕人上令舉善飲者歛之
曾子棨自請往上問卿飲幾何曰當此二使足矣亦豈
必盡臣量遂往飲徹夜二使皆醉愧去明日入謝上悅
曰文學不復言卽飲戶詎不作我明狀元耶

曾子棨病革呼酒至醉自題銘曰六十非天宮詹非小
我以為多人以為小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
哉斯上

湯公讓少入學爲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

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去

湯公讓以周文襄薦驛召至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略兵事問之應對侃侃萬眾環列聲訇然如鍾以錦衣千戶通問裕陵于沙漠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抗對不少屈又箕踞坐上岸幘誦所著平蠻論鹵語譯者彼髯何人恨不殺之

沈孟淵避處不仕逍遙林亭之間每日治具以待客來若無客則令人于溪上遙望惟恐不至

高文義夫人悍妬無子雖置一妾不容入寢一日陳芳洲飲間語及之遂從屏後出詬芳洲怒掀案以棒撲夫人仆地數之曰汝實絕高氏罪不容死行且奏聞置汝于法自是文義得御妾生一子峒人曰陳公一吼高氏有後

一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武功微哂因呼家人取吾棒棒乃鈍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命李試之李謝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豈與若校技

韓襄毅方集兩司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起授一布
政曰公斬此布政失色公笑曰殺一纍囚猶爾臨陣亦
何如卽自持刀連斷之一坐眩絕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爲遷葬成都適蜀府承
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
生承奉以其同姓慨然許之計費直可千金

王威寧在大同會大雪方飲諸伎抱琵琶捧觴一千戶
入與談鹵事甚愜越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
又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

諸伎最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死
三原以太宰召過訪威靈三原時望重朝野威靈留之
坐甫定出酒二三行女伎攜樂器紛然而出三原欲起
越挽使更坐曰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

李獻吉旣以論壽靈下獄得釋適醉遇壽靈于市罵其
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壽靈恚極欲陳其事以前
疏未久隱忍而止

康德涵六十徵名伎百人爲百歲會旣畢了無一錢第
持牋命詩送王邸處置曰差勝錦纏頭也時鄴杜王敬

夫名位差亞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流布人間爲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徐昌穀構別墅于邑北邙前後冢纍纍或顰蹙曰目中見此使人不樂徐笑曰不然目中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座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傍拱立曰相公得少住乎李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陳約之

東少崔侍郎

銑

三十歲雅知飲量不敵恃其少

壯值崔病初起卽往謁與轟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從者曰彼不自知願乘我瑕而闕我微我健不幾敗北踉蹌耶復舉千餘白乃別陳竟病咯血不起

上文成游匡廬天池山直上佛手崑崙懸山半下臨無際人莫至者公徐步蜿蜒竦立瞻顧人服其膽

貴溪用事劉子素

繪

在省垣抗疏詆之貴溪度無以難

遣其客李寶以相術來說子素怒起摔寶柱下已而從
給舍爲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碗碎地客盡驚出明
日劾疏上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爲文法吏時誅韋附注兩隄騎而
馳諸徹侯弟子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
不及問問稍知爲常評事奉大白爲壽常引滿沾醉馳
去弗顧

吳人袁景休賣卜市上劉子威鳳文章負重名景休每
挾摠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向人爲嫻笑子威大怒屬

郡尉攝而答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耶景休仰而對
曰願更受笞不能改口沓舌爲諛

胡襄懋

宗憲

宴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令沈嘉則作饒

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
不聞聲胡起將嘉則須曰沈郎雄快乃爾

儀真王維靈家貲巨萬性豪嗜客每宴續至者常增數
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爲財用及
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或勸其硯耕自給曰吾學
書爲口耶

唐汝迪值柄相子世蕃欲困以酒引巨犀奉觴謝不能
任強之艱然拂衣起覆犀于地酒淋漓更謬起爲謝顧
之已揮鞭躍馬去

盧柟以寃繫坐死謝茂秦攜其賦京師貴人間絮泣曰
及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惘惘從千古哀湘而弔
賈胡爲乎及出獄爲介之趙王王立召見賜金百鎰諸
王更置邸延柟柟坐右坐辯說揮霍江波肆湧及鳴臺
颯颯倏忽爲辭賦各得以意去旣被酒故態畢發時罵
其坐人還顧囊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

趙王得謝茂秦竹枝詞酷愛之命所幸賈姬按琵琶扣
度歌之及謝來詣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命止諸
樂獨絃瑟佐琵琶聲繁屏後已復止眾妓獨奏一闕茂
秦傾聽未敢言王曰此先生竹枝詞也遂命諸伎擁賈
姬出拜倩容旖旎光華照人藉地竟竹枝詞十章茂秦
卧山亭王使姬以袵代薦承之以肱明日更製新竹枝
十四闕姬復按譜搦歌不失豪髮王竟以賈歸茂秦

福清何壁跣地放跡聚徒眾部署爲俠上官捕之窮而
逸去後聞歛令張濤楚人好奇爲詩四章投匭撼之濤

大驚延爲上客贈以千金濤開府于遼將疏薦以布衣
拜大將會罷鎮未果

沈伯和以忠俠爲駙馬楊春元所推服春元爲言國本
危疑謀擁護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
不能爲安金藏乎代藩之議抗章劄直客嘗訪其村居
見牀頭樹銅簡二高與身等夜分謂客曰彼不悔禍當
持此簡擊殺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
喋爭囁筆牘間乎因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
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

沈太史懋學嘗上春官不第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獵
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陵風長嘯慨然有封狼居
胥意

周忠介

順昌

忤璫被逮蘇民憤怒擊緹騎至死倡者五

人顏佩章馬傑沈揚
楊念如周文元

俱就繫論斬或曰相國蘇人必爲

之地五人笑曰彼方媚璫狂狴刺剝尸血狼籍吾五人
足承歡一鬪乎

明語林卷八

明語林卷九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夙惠

高祖嘗至一驛見一童子方執役問其年曰七歲上云
七歲孩童當馬驛應聲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悅
復其家

瞿宗吉十四歲時見楊廉夫香奩八題卽席倚和凌彥
翀雲翰是其大父行彥翀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稍

青各一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翀驚歎呼
爲小友

楊東里一歲而孤母改適羅理理爲德安丞歲時祀先
恒命諸子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語故因
慟哭日益感發私磨磚土如主式于外別室祀其三世
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祕無知者左右窺以告羅
羅伺之而信遂皆感泣命復姓

解大紳六歲時穎悟絕人其從祖常戲之曰小兒何所
愛卽應聲吟曰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

又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

解學士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蓬答曰嫂溺叔援權也

方希直五六歲時便自雄邁雙瞳炯炯目十行下鄉人呼爲小韓子

李西涯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尙書

劉御醫溥八歲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

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

李西涯程篁墩在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歲上出句曰螭鱗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曰此兒宰相器

張棨五歲時口授書卽了了常雞鳴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已鳴何不起母曰汝才讀書豈便曉此應曰我願爲此徒曉耶

曾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

何喬新年十一翰林周仲規至其書齋問所閱何書對

曰陳子樞通鑑續編也曰子樞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曰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義軒則采怪誕不經之談遼金則失內夏外彝之義似有未當仲規大驚因白其父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洪鍾四歲隨父入京見石坊大書索筆擬之遂得古法至京設肆粥字憲宗聞而召之命書卽地上連畫已命書聖壽無彊字鍾握筆不動上曰得毋未解對曰是豈可地上書上稱善命昇几加橙其上一擲而就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人園中收果長幼競取獨不爲動
必賜而後受學于里師時乏書師令遍逐諸生受讀諸
生未成句羅已成誦

倪文毅甫五歲聞隣塾書卽請入遊間侍文僖公問曰
地上有天地下當亦有天蓋已悟渾天之理

楊用修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有曰青樓斷紅粉之魂白
日照青苔之骨時人傳誦謂淵雲再出

陳太僕沂五歲屬對八歲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
作赤寶山賦傳誦人口

芝中峰峴八歲能詩翰一日咏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
柔實未分擘開混沌壳渾是一團仁

王陽明十一歲其祖竹軒公攜往京師過金山與客同
賦詩眾詩未成陽明傍占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擲破維
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又命賦
蔽月山房亦矢口而成

陶文僖甫就外傳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洒掃拂展
几席夷貴于賤真不得揮扇文僖獨安之曰習則不勞
靜則無暑

張江陵父故微賤給事御史府顧華玉按部至聞江陵奇童時江陵方七八歲舉止不凡入見華玉命作破以子曰二字爲題江陵應聲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華玉大異之解所佩犀帶以贈

張孝廉廷臣八歲從父令錢唐有沿司檄覬以上下廷臣見之曰僞也問何以知曰于前檄篆不類諦驗而信父曰兒任官矣有塾客邀遊西湖而一吏主飲具廷臣拂衣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語父果侵牟被訐者

林章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落句云曾從北海風霜

裏伴過蘇卿十九年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
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

楊孟春幼穎敏八九歲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

論鑒

吳鼈潭

先曾祖諱詔
相汝州知州

童子試縣尹佳其牘問年幾何

曰十三尹曰子豈外黃兒矢口對曰君可中牟令

賢媛

蜀旣平明昇母子俘至闕下太祖責以歸命不早彭氏
曰向以先夫疆土委托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妾一日未

應死今已甘斧鑕死無復恨酬對從容辭色無阻上義之賜冠帶居第京師

潮州周伯玉與妻郭真順避地村寨寨眾推伯玉爲主真順謂曰予觀寨眾矜能輕敵矜能則兵驕輕敵則寡謀必敗乃事伯玉如言謝去後寨眾爭長果殺其主寨人多積粟真順勸伯玉散之日與婢子索綯而食賊至盡焚農家積粟真順引索與伯玉貫繫賊見謂是捕鹵恣其起居因得從間道脫太祖定嶺南將軍俞良輔來征諸寨皆恐真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一寨獲全

胡郡奴是大理卿閨女閨死節郡奴方四歲沒入功臣家執事纓下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秃垢無人狀後被流離依姻家誓不有家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爭餽遺郡奴所受免餓而已

戴德彝嫂項氏聞靖難師渡江度德彝必仗節禍且及令諸戴盡以室逃二子方在抱亟藏山中焚家乘毀廟主獨以身畱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詰之焚炙徧體乳膚爲潰竟不承故忠臣惟戴族獨全

建文之難衛卒儲福以不食死妻范氏事福母甚謹每

哭輒走山谷中一日浣澗邊有草若席因取織之售以
養姑姑卒范營葬爲廬于側年八十餘卒艸亦不生
姚少師有姊嘗事之如母旣貴還往拜之姊不肯出家
人曰少師貴人執禮甚恭那得終拒姊不得已出立中
堂少師望見卽下拜拜未竟姊遽入扃戶且讓之終身
不見

朱成國戰歿其子獨脫身歸拜母王夫人夫人讓之曰
汝父死國難汝隨行間不能自奮乃脫身還是爵祿爲
重殉節爲輕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

林以乘

大輅

爲郎時以論掾黃鞏坐繫妻黃氏畱邸舍
中朝夕籲天緹騎誣以詛咒并逮下獄以乘備常楚毒
訊者危詞怵黃黃慷慨曰妾夫被繫焚香告天所幸者
庶皇輿不出生民休息忠良獲宥國法無頗耳庸有其
他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惟一死謝官家并謝
吾夫言辭激昂神色暇裕

丘仲深與三原冢宰不協有太醫院劉文泰求遷不得
訐奏三原時人疑仲深教之洎仲深卒文泰往弔夫人
叱之出曰爲若故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于天下

安用若弔聞者快之

沈瓊蓮烏程女子以父兄之籍得通掖庭嘗試守宮論其發語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宗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爲女學士

林鶚守蘇州母程淑人每夜輒令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則笞之

錦衣王佐故陸炳父執友佐死有三別墅炳賺其二復欲得其最麗者其子不可乃誣以他罪并捕其母炳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脅之母膝行前道子罪甚悉子恚呼

曰兒頃刻死母忍助天爲虐耶母叱之曰死卽死何說
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
汝不肖天道也復奚說炳面發赤膊汗簌簌趣遣出事
遂寢

趙王以賈姬畀茂秦秦死大名姬率二子厝柩大寺傍
每夜操琵琶一曲歌竹枝詞慟絕而罷已乃以千金裝
付二子歸葬自破樂器歸老閨闈

嘉靖之季寇發建寧貢士游銓有女且笄妻張慮其不
測數提誨之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

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讓其不祥張曰婦聞士
尚節必崇于夙女愛身必明于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
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寇至果赴井
死

左蘿石

懋第

太君陳氏諳書史而好談節義李映碧

清

爲給諫疏請靖難殉義諸諡太君誦之咨嗟歎賞擊節
稱快及蘿石以侍郎北使殉節人謂母教居多

成樞曹

德

殉難妻妾寓金沙歲餘訛傳德實不死間行

抵江南妻妾聞之忿然曰彼若未死吾屬必死名殉實

逃何顏面人世

容止

中山王長身高顴赤色儕伍咸莊憚之

王冕好穿曳地袍行步翩翩兩袂軒翥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項作一髻

常開平王長身白皙猿臂善射一日狀類獼猴指臂問

多秋毫

丁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

李希顏嘗首箬笠衣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

質著乃君賜

師逵入太學爲御史所劾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卽以逵爲御史陳京兆諤嘗奏事聲響洪徹聽者颯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爾賦自殊耶每呼爲大聲秀才

慶成王生百子長龔王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俱龍準

岳季方正修頎美髯神采秀發侍講杜盛曰此我輩中

人

于忠肅骨相異常音如洪鐘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上命數其不軌辭嚴正矢口成文

徐有貞之相甫受命其止不容既退英宗謂左右曰惜
有貞之寡命也許彬常退朝而入閣會雪踏于地扶服
而登有貞側項大噓辭瑄奏事誤稱學士岳正言于前
唾濺御服皆相繼出論者謂容之弗慎云

倫文敘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

韓襄毅姿貌軒偉自大同入奏事憲宗偉之畱爲兵部
侍郎求可代襄毅者李文達舉王越越故亦美姿貌上

嘗目屬之既徵入故俾服而短其袂上熟視久曰是故快御史耶可弁而將遂命代雍

吳清惠

廷舉

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恒敝衣帶穿不事修飾

飾

陶自強

魯

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

輒昏睡不恤

周伯器魁顏蹙鼻長上短下

萬安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刺骨

彭濟物

澤

腰帶十二圍雖與人偶語叱叱聲若雷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若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嘗戴方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

張元禎短小不及四尺貌尤寢陋孝宗朝充日講官聲音朗徹聞者竦然上命設矮几就而聽之

陳壽巡撫延綏適大鹵在邊壽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鹵望見之遂引去

陳太常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一苦吟輒遺世務祝京兆生而枝指自號枝山

揚文襄生而隱宮貌類寺人

康德涵云往歲西歸見劉少師健于洛陽里第畱入臥

內微揭帳帷示之童顏黑髮雙瞳炯然

楊文懿生而天庭有七黑子如北斗狀

倪尚書謙有四乳雙瞳若電子岳尤瓌異秀偉望之若神

顧文康長七尺虬鬚虎額目炯炯射人聲吐若鐘在班行上每自屬之

徐存齋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須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若冰玉及接之藹然春溫襲人談論霏霏皆分屑

謝布衣貌醜一目弱冠爲使齊魯間

霍文敏重瞳虬髯一代偉人

徐文長美姿儀面白皙音朗然如雀唳常中夜呼嘯羣
崔應之

司寇蕭道亨長身偉貌瞻視非常萬曆中獻俘禮成上
方御午樓朝暉正耀道亨前口敘數百言吐納清越神
觀煥爛時人以方魏陽元

陸杰撫湖廣會肅廟巡幸召見杰偉貌美須髯進退從
容語近侍曰陸都堂可謂大臣

王履吉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其心每抑
下雖聲稱振疊而蘊籍自將

梅國楨三試不第因攜家長安與酒人俠客浮觴角射
或效武夫結束或如羽流長髯大鼻聲如洪鐘望者卻
走

文待詔晚年衣紅罽袍戴捲簷帽坐白紙窗櫺下擁爐
曝背劇談娓娓坐客移日忘去

孫伯諧友篋山居獨行洞簫在珮不顧俗詭飄然自怡

丁戊山人傅汝舟方頰碧目小指有四印文

聶壽卿

大年

一目重瞳長身紫髯博通經史儀觀偉然

張處士子靜

淵

長髯秀目而儀貌朴野吳吳作湖語及

酣吟興發以手拄頰瞠目直視且思且革俄盈數十紙
顧盼風生

麻孟璇

三衡

圓頰方頤虬髯玉面身昂藏而娟秀雅好

飭其中服乘馬過者邑觀者相逐常命畫師做岳忠武
像貌已笑謂人曰正恐頭頸相似

自新

宋仲溫

克

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遊戲遇貴

遊以目攝之晚痛刮磨豪習聲譽籍甚

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歌鳴諷羣僚公讌令伶人歌焉參
政岑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議母如上聞
奈何王悚然立命焚之母子歡好如初

薛文清少好詩賦稍長讀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潛心道奧至忘寢食

徐昌穀天才高朗少卽摘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迫舉
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悉取所著稿焚之

王伯安十一歲弈弈神會好走狗鬪雞六博從諸少年

游一日入市買雀與鸞雀者爭相者異之出篋錢市雀
送伯安曰自愛自愛異日萬戶侯也伯安奮激讀書以
經術自喜

羅文莊

欽順

少讀禪家證道歌遠謂其理神妙天下莫

喻已研釋聖經及洛閩諸書始大悔曰昔朱子斥象山
爲禪蓋晰之審矣又言嘗從老僧問參庭前栢子之語
咯焉靜坐遂窮日夜忽洒然朗澈見天地萬物俱在瑩
湛中蓋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著困知錄以自述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聞魏莊渠來悉令撤去

董蘿石少耽吟咏至廢寢食恒杖肩瓢笠笑傲江湖年
六十乃精名理欣然有得淡而忘歸